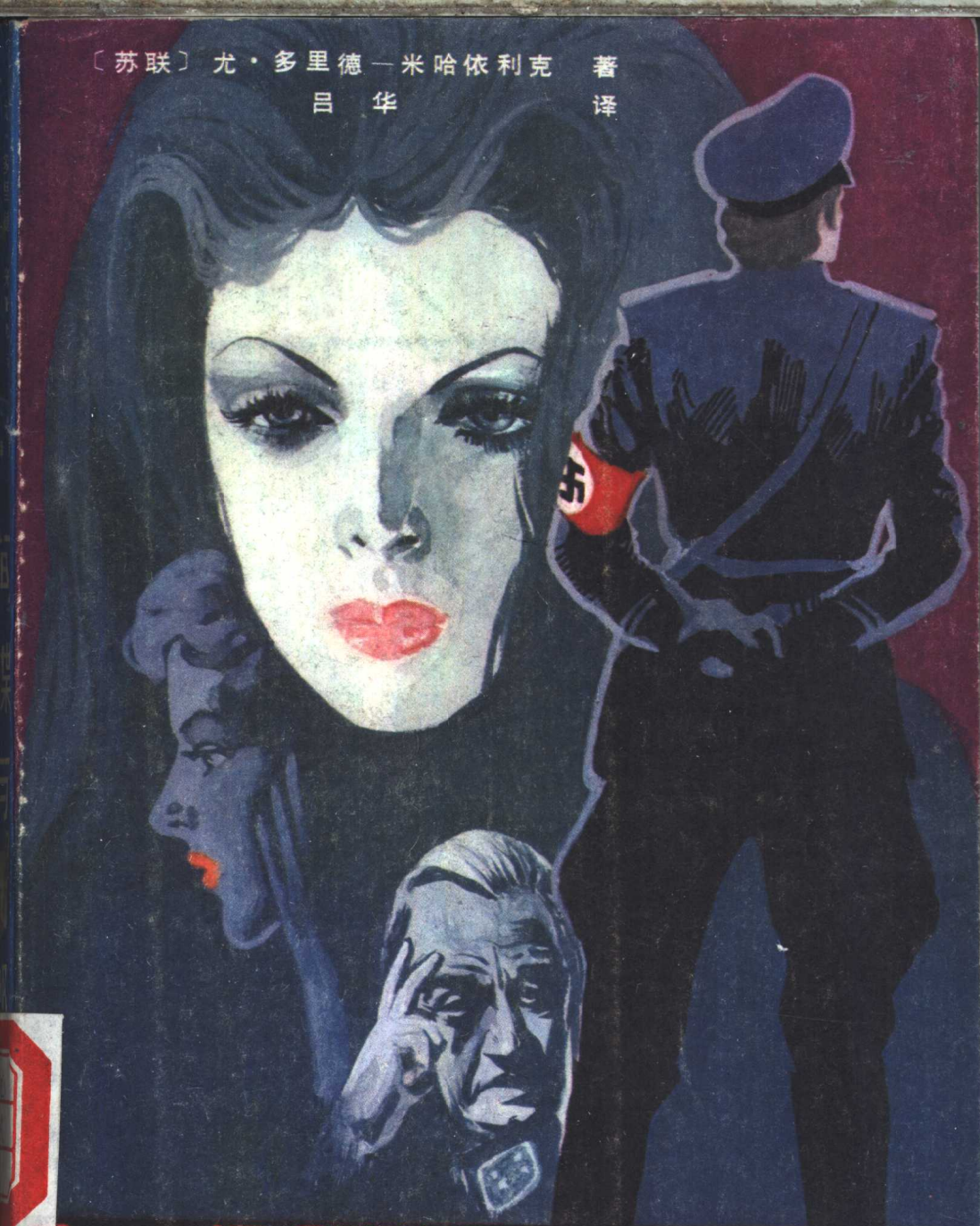


〔苏联〕尤·多里德—米哈依利克 著
吕 华 译



间谍女郎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09949

1512.4/96

间谍与女郎

〔苏〕尤里·彼得罗维奇·多里德一米哈依利克 著

吕

华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6

据苏联《РАДЯНСКИЙ ПИСЬМЕННИК》

出版社1959年版本译出

责任编辑：武文斌

封面设计：布尔固德

间谍与女郎

JIAN DIE YU NÜ LANG

〔苏联〕尤里·彼得罗维奇·多里德 -

米哈依利克 著

吕华 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7.75 字数：451千 插页：2

1986年5月第一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3,900册

统一书号：10089·355 每册：3.6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映苏联侦察员英勇事迹的惊险小说。

卫国战争初期，苏联侦察员岗察连柯冒充德国老牌间谍吉格弗里德·封·戈里德林男爵之子亨里希（当时已被苏联反间谍机关逮捕），打入德军内部。他靠惊人的记忆力，机智果敢地同德军长官进行了周旋，镇定自若地经受住了多次审查，终于取得了德国党卫军总部伯特戈里德上校的信任，成为他的义子，并同他的女儿订了婚。岗察连柯充分利用封·戈里德林男爵这一特殊身分，孤身奋战在敌营中，铲除内奸，营救游击队员，处死德国秘密警察盖世太保，最后获得了德国制造的飞弹遥控仪的秘密图纸，为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建树了不朽的功勋。

小说情节曲折惊险，故事感人肺腑；悬念迭起，人物形象刻画细腻；语言畅达、明快且生动。适合广大读者阅读欣赏。

作者小传

尤里·彼得罗维奇·多里德-米哈依利克，于1903年3月17日生于波尔塔瓦省柯别里亚茨基布岑基镇上的一个铁路工人家庭。

在布岑基镇小学受初等教育，然后毕业于柯别里亚茨基高小。后来改为柯别里亚茨基商务学校。

1919年，尤·多里德-米哈依利克在帕夫林卡镇当演讲师兼图书馆馆员，后来又当过一段时间洛卓夫第三国际儿童劳动院的校长。

从1925年起，尤·多里德-米哈依利克开始在苏联新闻部门工作，起初是在德聂普罗彼特罗夫斯克，赫尔松和维尼茨州报编辑部工作，从1929年起在共和国《共产党人》报编辑部工作，同时在德聂普罗彼特罗夫人民教育学院学习。

作者的第一篇小说《衰老人的日记》于1925年发表在德聂普罗彼特罗夫的《曙光》杂志上。从这时起他经常在定期出版物上发表评论、小品和短篇小说，这些文章于1931—1932年间被编成《集体农庄的人们》和《女人们的肖像》两个单行集出版。

从1934年起，尤·多里德-米哈依利克开始积极从事电影剧本的编写工作。写过几个新闻纪录片、科普片和故事片的剧本。1937年他被任命为基辅电影制片厂总编辑。1937—1938年出版了剧本《肖尔斯》和《柯托夫斯基》。

在伟大的卫国战争年代，尤·多里德-米哈依利克担当土尔克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戏剧局的局长。

基辅解放以后，作者在《乌克兰》报编辑部工作。作者经常深入到农村，了解集体农庄农民在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社会经济方

面英勇劳动的情况，使尤·多里德-米哈依利克掌握了丰富的材料，于1949年出版了小说《斯捷潘卡》。

1951年出版了他的描写卡霍夫斯卡水电站建设过程的短篇小说集《草原在渴求》，1955年出版了中篇小说《母亲的肖像》。

作者于1957年新出版的一部小说《间谍与女郎》得到了广泛的流传，在书中反映了在伟大的卫国战争年代苏联侦察员的卓越功勋。

尤·彼·多里德-米哈依利克是乌克兰作家协会成员，1949年加入苏联共产党。

目 录

第 一 部

不速之客.....	(3)
最初的烦恼 最初的任务.....	(20)
在波德戈尔诺耶发生的事件.....	(36)
库比斯的圈套.....	(42)
舒尔茨少校的相册.....	(49)
车窗前的沉思.....	(63)
莫尼卡让步了.....	(70)
盖世太保对亨里希的身分感兴趣.....	(87)
米勒少校渴望与戈里德林交好.....	(107)
渔夫和鱼.....	(136)
在死亡的边缘上.....	(153)
莫尼卡的博维里之行.....	(179)

第 二 部

恶谷的秘密.....	(191)
埃维斯将军的苦恼.....	(200)
山湖畔的相会.....	(224)
米勒受奖.....	(237)
亨里希执行判决.....	(248)
葬礼般的订婚礼.....	(267)

朋友们的重逢·····	(287)
大西洋防线之行·····	(323)
遥远的反响·····	(344)

第 三 部

蛛丝马迹·····	(367)
接受新的任务之前·····	(385)
坦率的交谈·····	(405)
新的朋友 新的敌人·····	(416)
亨里希当了一次外交家·····	(426)
清算血债·····	(446)
库比斯为将来着想·····	(465)
婚礼与死亡·····	(496)
列姆克产生的怀疑·····	(508)
四月里发生的事件·····	(5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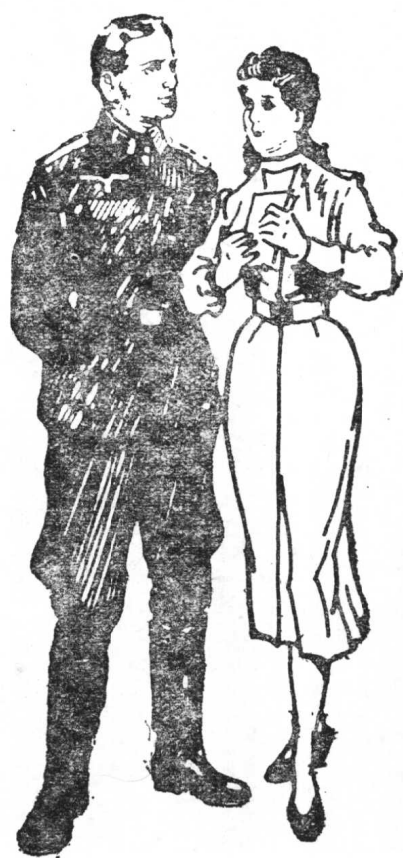
尾 声·····	(554)
----------	---------

译后记·····	(1)
----------	-------

第

一

部





不速之客

电话铃响了很长时间。

往常，第一处处长伯特戈里德上校说不定会立刻从沙发上跳起来，扑到电话机前；可这次，他竟然一动不动。伯特戈里德继续闭眼躺着，给人以睡着的感觉。

上校的副官柯肯谬列尔上尉敲了好几次办公室的门。他没有得到进去的许可，就把门微微推开一点缝；可是一看到沙发上闭着眼睛的上校，就又把门轻轻地带上，惟恐打搅了上司的休息。

上尉知道，处长彻夜未眠，直到凌晨接完希姆莱本人的电话之后，他才得以闭目养神。当时，副官回避了伯特戈里德的通话。他看到上校挺直了身板，用恭敬的口吻称呼通话对方时，便踮着脚走出了办公室，只是没有把门关严。他站在隔壁房间里，仅仅根据传来的片断话语就意识到，希姆莱的电话给上校带来了

意外的好消息。

是啊，这样的通话，对于伯特戈里德来说，是应该让自己静躺一会儿独自回味一下的。他在这个多森林的、因而给元首的军队带来很大危险的白俄罗斯地区的活动，受到了最高统帅部很高的赞赏；而且希姆莱还非常明显地暗示，将要给他——伯特戈里德——准备一个新的、更加广阔的用武之地。

这当然有理由稍稍打乱一下正常的日程来幻想一下了。

说实在的，威廉·伯特戈里德不是个幻想家。这个德国情报机关的骨干军官，把自己一生的赌注都押在谍报事业上了。他唯一的念头就是不停地向上爬，并且随之而来的是他那小家庭的发财致富。可是，今天这次通话，却使上校有点想入非非了。这还用说吗，他有可能离开这个鬼地方了！不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伯特戈里德还没有动过打报告要求调到别处的念头；因为这样会毁掉他的功名前途，败坏他这位毫不顾忌地执行统帅部命令的军官的声誉。可现在，当希姆莱本人……

又一阵电话铃声打断了这个愉快的思绪。

“这么大清早，是谁呢？”伯特戈里德的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就在这一瞬间，他听到有人在轻轻地然而却是固执地敲着办公室的门。

“进来！”上校喊了一声，连眼也没睁。

“第十二师司令部已经来过两次电话了。”柯肯缪列尔低声说道。

“出了什么事？”上校牵拉着眼皮，看了看站得笔直的副官。他发现，不眠之夜在副官身上几乎没有一点反应：他那稀疏的头发象往常一样梳得溜光，面颊刮得干干净净，就连那双平淡无奇的大眼睛也没有显出一点倦意。

“昨天晚上在第十二师阵地上，一个俄国军官投奔到我方。在师司令部，他什么都不说，只是固执地要求把他直接带来见您，上校先生。”

“见我？”

“是的。他不仅说出了您的职务和姓，甚至还知道您的名字。”

“什——么？”伯特戈里德惊奇地耸了耸肩，站了起来。

“的确是奇怪！”柯肯谬列尔随声附和着说，“这个俄国军官从哪儿得知了您的姓呢？”

“特别奇怪的是还知道名字！”

“不管怎样，我请求，请原谅，我冒昧建议：您要当心一些，上校先生！这个军官很有可能是被派来对您行刺的……”

“您过分抬高我的身价了，上尉。难道会对我这样一个普通军官行刺……”

“可是，上校先生……”副官试图辩解。

“如果说的是一位集团军司令或者是军长，那还有点道理。”伯特戈里德没有理睬他，接着说道。

“上校先生应当想到，”柯肯谬列尔谄媚地说，“现在说的不是一位普通军官，而是很荣幸地成为希姆莱的私人朋友的军官。对布尔什维克来说，这一点已经足够了。”

“您是这样想吗？”

“这我确信不疑。”

“您给司令部下了什么命令？”

“我以您的名义命令把投诚者的证件送来，而对他本人拘留待审。”

“很对！证件送来了吗？”

“是的。”

“送到这儿来。”

柯肯谬列尔迅速走出办公室，一分钟后，带来一个矮胖的上士。

“奉命呈上，上校先生！”上士清晰地报告，随手送上一个大公文包。

伯特戈里德在封筒上粘着的长纸条上签了字。

上士消失在办公室门外。伯特戈里德整齐地剪开信封，从里面小心地抽出送来的文件：一张大地形图和一份军官身份证。

上校扫了一眼地图，默不作声地把它交给了副官。上尉用图钉把地图钉在一张小桌上，从抽屉里取出放大镜，深深地俯下身，似乎要从这张刚拿到手的地图上找出什么秘密的标记来。他研究得是如此专心致志，以至听到伯特戈里德的叫声，不禁打了一下哆嗦。

“您看这个投诚分子的面孔是不是不象典型的俄国人的脸型？”

柯肯谬列尔走过来，站在上司背后，看了一眼照片。

“柯——马——洛——夫！”他一字一顿地念道，然后把视线又投到照片上。“是的，”他指着照片说，“这是个欧洲人的脸型，上校先生，我甚至敢说是个阿利安人的脸型。请您注意这隆起的前额和笔直的高鼻梁。”

“给司令部挂个电话，让他们把投诚分子带到这儿来！”

伯特戈里德往安乐椅背上一靠，半闭上眼睛，打算重新回味一下早晨与希姆莱通话时的每一句话。然而，那愉快的富于幻想的情绪却再也不复出现了，也许隔壁空房间传来的柯肯谬列尔的尖嗓音打乱了他的思绪。不知什么原因，他半天也没要通作战科的电话。真奇怪，这个投诚分子为什么非要和他本人见面？不管他，反正马上就会弄清楚的。

上校又打开身分证，久久地仔细端详着这个即将带来的投诚者的相片，好一副漂亮的面容！他一边端详，一边思索着，他好象见过，不知是谁也有一张这样小巧而紧闭着的嘴巴。

“命令已经执行，上校先生！”柯肯谬列尔在门槛报告说，并拿过一张椅子，放到屋子中间。

“您让他坐在这儿，我就坐在桌旁这张圈椅上。”柯肯谬列尔眯缝着眼睛，来回打量了好几次椅子和圈椅，“这样，在您和

投诚分子之间就有一个保卫您的人。”

司令部卫队将一个中等个儿，年龄在二十到二十二岁左右，穿着苏军中尉制服的青年人带进办公室。

伯特戈里德迅速地把来者的面孔与放在桌上的身分证对照了一下。对，毫无疑问，正是本人。只是头发没有相片上那样往后梳，而是均匀地梳成分头。这样一来，那削瘦的、晒黑了的脸庞的轮廓更加分明了，特别是鼻子、小巧的嘴巴和紧闭成一小窄条的嘴唇愈为分明了。

“早安，上校先生！”年轻人操着纯熟的德语问好，啪地打了个立正。

伯特戈里德沉默了一分钟，从眯缝着的眼皮下紧盯来者的面孔，似乎要用目光刻画出它的每一根线条。年轻人镇定地经受了这一目光的审视，伯特戈里德甚至觉得，在他那双浅棕色的大眼睛中闪过了一丝微笑。

“早安，柯马洛夫！”上校终于回答了，“您是昨天夜里从俄国人那边投奔到我们这里来的吗？”

“正是这样。今天拂晓前，我穿过了火线，并得到了伯特戈里德上校的召见。”

“您认识他本人？”上校问道，并向副官递了一个警戒的目光。

“是的，我认识您本人。”

“在哪儿认识的？”伯特戈里德甚至无法掩饰自己的惊讶，“您为什么一定要和我本人谈话呢？”

投诚者向前迈了一步。柯肯谬列尔全身紧张起来，他的手紧攥着枪把。

“我想请求允许我坐下。上尉先生可以不必担心，因为他很清楚，我身上没有任何武器。”投诚者微笑了一下。

“请坐！”伯特戈里德指了指屋子当中的椅子。

年轻人坐了下来，开始从容地拧开鞋后跟。柯肯谬列尔把手

枪从套子里拔出来，放在膝盖上，以防万一，谁知道投诚分子从鞋后跟掏出来的这个小金属盒子里会藏着什么东西呢？不过，年轻人已经打开了小盒子。上尉看到他在手掌上抖出一些纸片，这才松了口气。

“劳驾，请交给上校。”投诚者请求柯肯谬列尔。

副官接过纸片，伸出一只手，把它递到上司的桌子上，而他警惕的目光仍紧盯着这个神秘的俄国人。可是，那个年轻人却若无其事地打量起办公室来了。柯肯谬列尔这才彻底地放下了心，他的注意力反而被上司那露出奇怪的表情的面孔吸引过去了。

“这是怎么回事？”伯特戈里德惊叫起来。

“是这样！”投诚者的嘴唇上闪过一丝难以觉察到的微笑，他跳了起来，挺直了身子，“谨让我说出自己的名字，我叫亨里希·封·戈里德林！”

“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从何说起？”上校骤然推开椅子站了起来。

“我立刻就解释清楚，不过我想同您单独谈谈……”

“噢，那当然……”上校的眼光碰到了副官机警的目光，支吾了一下。

“柯肯谬列尔上尉是我的副官，当着他的面，您可以讲出您想告诉我的一切。顺便问一下，您吸烟吗？请便！”

上校把烟盒往桌子边上推了推，年青人默默地点了一下头。他咬掉雪茄烟的一头，在柯肯谬列尔殷勤地递上来的打火机上点着了，深深地吸了几口。

“请原谅，好久没有吸烟了。”

“哦，别客气！”伯特戈里德好客地说。

“我很久就期待着和您见面了，上校先生，哪怕谈上一小会儿也好……那些证件，我想，您已经看过了。我叫安东·斯捷潘诺维奇·柯马洛夫，苏军中尉……不，不，这不是伪造的证件，身分证是在兵团司令部直接授予我的，虽然我实际上叫亨里希·封

·戈里德林。这是您所熟知的吉格弗里德·封·戈里德林的儿子，他曾经有幸和您建立过非常亲密的朋友关系，上校先生。”

年轻人的双眼紧盯着上校的宽脸庞。

伯特戈里德无法掩饰自己的激动。就连他的副官也忘记了警戒，机械地把手从枪套上拿开了，使劲向前探着身子，惟恐从这次不寻常的谈话中漏掉一个字。

“那么，戈里德林男爵的儿子怎么成了红军？您又是怎样变成柯马洛夫的？对了，您坐下，您已经累了，也很激动。”

“是的，我不羞于承认自己的激动。我这不太长的一生中变化太大了！这次会见，我等得太久了！如果上校先生现在能腾出点时间，听听比较详细的经过……啊，真的，我感到无限的幸福！现在我终于能够说出自己真正的名字了……”

“当我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也有同样的感受。您甚至想象不到它是如何地使我激动，因为遇到了自己远在青年时代最亲密的朋友的惟一的儿子，这样忠诚的同事的儿子！又是在这样的场合下！亨里希·封·戈里德林！”

“这个名字我本来应当永远把它忘记，可现在，当您称呼起它的时候，我想起了父亲慈祥的声音。我，我……”

亨里希的眼里充满了泪水。柯肯谬列尔一见这种情况，连忙端上来一杯水。年轻人一口气把它喝干，多少平静了一些。

“正如您所知道的，伯特戈里德先生，”他继续说，“世界大战刚一结束，我的父亲吉格弗里德·封·戈里德林就开始在您当时服务的那个部门工作了。一九二八年，根据您所知道的那个部门的首长亚历山大上校的命令，我父亲被派到了俄国。那时，我七岁，我还很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的傍晚，在一个很大的别墅里，您坐在一位漂亮的太太身边。后来父亲告诉我说，那是您为了送别他，在自己的别墅威廉大街二十二号举行的告别晚会，对不对？这是后来在俄国，父亲给我讲述离别祖国那天晚上的情形时，告诉我的地址。父亲是不会搞错的。”